

搅水女人

傅雷译

〔法〕巴尔扎克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搅水女人

〔法〕巴尔扎克 著

傅 雷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Honoré de Balzac
La Rabouilleuse

La Comédie humaine IV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Éditions Gallimard, 1976.

封面设计：玄 铁

搅水女人
Jiaoshuinnäre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206,000 开本 850×119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0\frac{1}{2}$ 插页 19

1982年11月北京第1版

199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ISBN 7-02-001721-5/1·1475 定价 7.65 元



作者像

译者序

《搅水女人》最初发表第一部，题作《两兄弟》，第二部发表的时候标题是《一个内地单身汉的生活》，写完第三部印成单行本，又改用《两兄弟》作为总题目。巴尔扎克在遗留的笔记上又改称这部小说为《搅水女人》，在他身后重印的版本便一贯沿用这个题目。

因为巴尔扎克一再更改书名，有些学者认为倘若作者多活几年，在他手里重印一次全部“人间喜剧”的话，可能还要改动名字。原因是小说包含好几个差不多同样重要的因素（或者说主题），究竟哪一个因素或主题最重要，连作者自己也一再踌躇，难以决定。

按照巴尔扎克生前手订的“人间喜剧”总目，这部小说列在“风俗研究”的“外省生活栏”，在外省生活栏中又作为写“独身者”生活的第三部：可见当时作者的重点是在于冉·雅克·鲁杰这个单身汉。

在读者眼中，鲁杰的故事固然重要，他的遗产和他跟搅水女人的关系当然是鲁杰故事的主要内容；可是菲利浦的历史，重要的程度有过无不及；而两兄弟从头至尾的对比以及母亲的溺爱不明也占着很大的比重。《搅水女人》的标题与小说的

内容不相符合，至少是轻重不相称。作者用过的其他两个题目，《两兄弟》和《一个外省单身汉的生活》，同样显不出小说的中心。可怜的鲁杰和菲利浦相比只是一个次要人物，争夺遗产只是一个插曲，尽管是帮助菲利浦得势的最重要的因素。

再以本书在“人间喜剧”这个总体中所占的地位而论，以巴尔扎克在近代文学史上创造的人物而论，公认的典型，可以同高老头，葛朗台，贝姨，邦斯，皮罗托，伏脱冷，于洛，杜·蒂埃等并列而并传的，既非搅水女人，亦非脓包鲁杰，而是坏蛋菲利浦·勃里杜。菲利浦已是巴尔扎克笔下出名的“人妖”之一，至今提到他的名字还是令人惊心动魄的。

检阅巴尔扎克关于写作计划的文件以及他和友人的通信，可以断定他写本书的动机的确在于外省单身汉，以争夺遗产为主要情节，其中只是牵涉到一个情妇，一个外甥和其他有共同承继权的人。但人物的发展自有他的逻辑，在某些特殊条件之下，有其势所必然的发展阶段和最后的归宿。任何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都不免受这种逻辑支配，也难免受平日最感兴趣的某些性格吸引，在不知不觉中转移动全书的重心，使作品完成以后与动笔时的原意不尽相符，甚至作者对书名的选择也变得迟疑不决了。巴尔扎克的《搅水女人》便是这样一个例子。大家知道，巴尔扎克最爱研究也最擅长塑造的人物，是有极强烈的情欲，在某个环境中畸形的发展下去，终于变做人妖一般的男女！情欲的对象或是金钱，结果就有葛朗台那样的守财奴；或是儿女之爱，以高老头为代表；或是色情，以于洛为代表；或是口腹之欲，例如邦斯。写到一个性格如恶魔般的

菲利浦，巴尔扎克当然不会放过机会，不把他尽量发展的。何况在所有的小说家中，巴尔扎克是最富于想象的一个：他的日常生活常常同虚构的生活混在一起，和朋友们谈天会忽然提到他所创造的某个人物现在如何如何，仿佛那个人物是一个实有的人，是大家共同认识的，所以随时提到他的近状。这样一个作家当然比别的作家更容易被自己的假想人物牵着走。作品写完以后，重心也就更可能和原来的计划有所出入。

他的人物虽然发展得畸形，他却不认为这畸形是绝无仅有的例外。菲利浦就不是孤立的；玛克斯对搅水女人和鲁杰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明明是菲利浦的副本；在菲利浦与玛克斯背后，还有一批拿破仑的旧部和在书中不露面的，参加几次政治阴谋的军人。为了写玛克斯的活动和反映伊苏屯人的麻痹，作者加入一个有声有色的插曲——逍遥团的捣乱。要说明逍遥团产生的原因，不能不描绘整个伊苏屯社会，从而牵涉到城市的历史；而且地方上道德观念的淡薄，当局的懦弱无能，也需要在更深远的历史中去找根据。外省生活经过这样的写照，不但各种人物各种生活有了解释，全书的天地也更加扩大，有了像巨幅的历史画一样广阔的视野。

与菲利浦作对比的约瑟夫也不是孤立的。一群优秀的艺术家替约瑟夫做陪衬，也和一般堕落的女演员作对比。应当附带提一句的是，巴尔扎克在阴暗的画面上随时会加几笔色调明朗的点染：台戈安太太尽管有赌彩票的恶习，却是古道热肠的好女人，而且一举一动都很可爱；便是玛丽埃特也有一段动人的手足之情和向社会英勇斗争的意志，博得读者的同情。

巴尔扎克的人物所以有血有肉，那么富于人情味与现实感，一部分未始不是由于这种明暗的交织。

巍然矗立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景象后面的，一方面是内地和巴黎的地方背景；一方面是十九世纪前期法国的时代背景：从大革命起到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以后一个时期为止，政治上或明或暗的波动，金融与政治的勾结，官场的腐败，风气的淫靡，穷艺术家的奋斗，文艺思潮的转变，在小说的情节所需要的范围之内都接触到了。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总序中说，他写小说的目的既要像动物学家一般分析人的动物因素，就是说人的本性，又要分析他的社会因素，就是说造成某一典型的人的环境。他认为：“人性非善非恶，生来具备许多本能和才能。社会决不像卢梭说的使人堕落，而能使人进步，改善，但利害关系往往大大发展了人的坏倾向。”巴尔扎克同时自命为历史家，既要写某一时代的人情风俗史，还要为整个城市整个地区留下一部真实的记录。因此他刻画人物固然用抽丝剥茧的方式尽量挖掘；写的城市，街道，房屋，家具，衣着，装饰，也无一不是忠实到极点的工笔画。在他看来，每一个小节都与特定时期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密切相关。这些特点见之于他所有的作品，而在《搅水女人》中尤其显著，也表现得特别成功。

环绕在忍心害理，无恶不作的菲利浦周围的，有脓包鲁杰的行尸走肉的生活，有搅水女人的泼辣无耻的活剧，有玛克斯的阴险恶毒的手段，有退伍军人的穷途末路的挣扎，有无赖少年的无法无天的恶作剧，又有勃里杜太太那样糊涂没用的好

人，有非利浦的一般酒肉朋友，社会的渣滓，又有约瑟夫和一般忠于艺术的青年，社会的精华……形形色色的人物与场面使这部小说不愧为巴尔扎克的情节最复杂，色彩最丰富的杰作之一。有人说只要法国小说存在下去，永远有人会讨论这部小说，研究这部小说。

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一日

目 次

译者序	1
献 辞	1
第一部 两兄弟	2
一 台戈安家和鲁杰家	2
二 勃里杜家	9
三 两个倒霉的寡妇	16
四 志趣	22
五 家庭中的大人物	32
六 玛丽埃特	43
七 菲利浦顺手牵羊	58
八 为娘的心怎么冷下来的	76
九 菲利浦的最后几手	89
第二部 一个外省单身汉的生活	105
一 伊苏屯	105
二 逍遥骑士	116
三 科涅特酒店	129
四 搅水女人	140
五 丑恶而平凡的故事	158

六	法里奥的大车	169
七	五个奥勋	181
八	马基雅弗利式的马克桑斯	197
九	戳了一刀	213
十	刑事案子	224
十一	菲利浦在伊苏屯	238
第三部 遗产归谁		253
一	承继人的参考资料	253
二	你死我活的决斗	276
三	鲁杰太太	289
四	圣女的忏悔	301
五	结局	314

**献给法兰西学院院士，兵工厂
图书馆馆员夏尔·诺迪耶先生**

亲爱的诺迪耶，兹寄上拙稿一部，这本书充满了逃脱法律约束的现象：家事隐秘，不为外人所知。然而事有凑巧，上帝的旨意偏偏代替了人类的裁判。书中的处世之道虽出自一个玩世不恭的人物之口，却也不无教益和发聋振聩之力。我认为，这无论对家庭还是对为母者，都是极大的教训。等我们察觉到削弱父权的后果，也许已为时太晚了。父权，过去只在父亲去世时才中止，不失为审判家中罪恶的惟一人类法庭，并且在情况严重时，父亲随时可以执行判决。至于母亲，不管她怎样温存和善良，都代替不了父亲的权威，正如女子不能代替国王登基。倘若出现这种例外，那么应劫而生的必定是个妖魔，也许我描绘的图景过于渲染这类妖魔，而没有花足够的笔墨强调不可分离的婚姻对于欧洲社会是何等不可缺少、女性的弱点招致了怎样的不幸以及个人利益一旦失去约束会包含多大的危险。让单纯建立在金钱势力之上的社会发抖吧，它将发现司法对于崇拜为达目的的不择手段的旁门左道已经无能为力了！但愿它迅速求助于天主教，以宗

教情感和不同于世俗学校的教育净化大众。我在《军事生活场景》里描述了许多优秀的人，描绘了他们的忠诚不渝和高风亮节，因此请允许我在这里指出某些人对战争的渴求导致了多么严重的堕落，这等人在私生活中也象在战场上一样肆无忌惮。你对我们的时代明察秋毫，你的大作对时代的思考富于哲理，鞭辟入里，力透纸背；你对四种不同的政治制度^①在我们思想中所引起的混乱比谁都看得清楚。所以我把这部历史记实交给具有真知灼见的权威，以求保护，或许你的大名能使这部著作免受非难，因为这样的书引起非议在所难免：哪有病人在外科医生从他火辣辣的伤口取下包扎物时不喊痛的呢？能把这个场景献给你是莫大的欣慰，并为能博得你的好感而骄傲。

衷心敬佩你的德·巴尔扎克

第一部 两兄弟

一 台戈安家和鲁杰家

一七九二年，替伊苏屯的布尔乔亚治病的有个姓鲁杰的医生，出名的为人阴险。他老婆是当地最漂亮的女人，但据某些大胆的人说，鲁杰待老婆很坏。说不定那女的也有点儿傻。

^① 即君主专制政体、大革命、拿破仑帝国、王政复辟。

虽然朋友们多方刺探，闲人们议论纷纷，忌妒的人飞短流长，这个家庭的内幕，外边还是知道很少。大凡对鲁杰那种人，社会上一向有句老话，说他不是个好惹的人。因此鲁杰活着的时节，大家绝口不提他的事，见了他也客客气气。

女的姓台戈安，出嫁之前身体就很虚弱，据说医生倒是看中这一点才娶她的。她开头生一个儿子，又生一个女儿，事有凑巧，一男一女相隔十年，人家还说鲁杰虽是医生，也没料到会生第二个孩子。那很晚出世的女儿名叫阿伽特。这些小事太简单太平凡了，似乎不值得史家作为一个故事的开场，但不说明在先，象鲁杰那种性格的人可能被认为忍心害理，灭绝人性的父亲；其实他只不过逞着坏脾气行事。许多人把这坏脾气用一句可怕的老话掩盖，说什么“男子汉非有烈性不可！”这句刚强的格言害不少女人受罪。医生的丈人丈母台戈安夫妻做的是贝里的金羊毛生意，^①代业主卖出，代商人买进，两面拿佣金。他们靠此营生变得又有钱又苛刻；不少人的处世之道都是这样。

台戈安的儿子，鲁杰太太的兄弟，不喜欢住在伊苏屯，到巴黎去另谋出路，在圣奥诺雷街盘下一家食品杂货铺。这一下台戈安可倒了霉。可是有什么办法呢？食品杂货商喜欢食品杂货的程度，同艺术家讨厌食品杂货的程度正好相等。促成各式各样志趣的社会因素，还没有人深入研究。我们不比

① 贝里是法国古行省，包括今日的谢尔与安德尔二省，伊苏屯在贝里地区。贝里的羊毛质量好，而且羊毛生意能赚大钱。所以作者戏称为“金羊毛”。

埃及人，儿子不一定要继承父亲的行业，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一个人不开面包店而开纸店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何况台戈安的志趣还受爱情推动。老板娘漂亮得很，他为之神魂颠倒，眼睛望着她，心里千思百想，其中有个念头是：“好吧，让我也来开一家杂货店！”凭着耐性跟父母寄给他的一点儿钱，他和老东家毕西沃的寡妇结了婚。一七九二年，人家都说台戈安的营业很好。那时两老还活着，他们把羊毛生意收歇了，拿资金买进政府没收下来的产业；^①而这又是一种金羊毛！他们的女婿鲁杰医生，差不多算准自己快断弦了，把女儿送往巴黎的舅子那里，一方面让她见识见识京城，一方面对她也不怀好意。巴黎的台戈安没有儿女，台戈安太太丈夫十二岁，身体壮健，但胖得象葡萄收割过后的画眉。狡猾的鲁杰医生医道还高明，料定台戈安夫妻正和童话上的规律相反，两口子尽管日子过得快活，却决不会生儿育女。他们很可能疼爱阿迦特。鲁杰医生存心不给女儿遗产，能送她到外地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好不得意。阿迦特是伊苏屯最美的姑娘，长得既不象父亲，也不象母亲。为了她的出世，鲁杰医生和他的好朋友卢斯托先生闹得友谊破裂。卢斯托过去做按察使的代办，不久以前从伊苏屯搬走。在伊苏屯那么山明水秀的地方上出生的人，看见一家人家肯脱离本乡，当然觉得奇怪透顶，要追问原因了。一般嘴皮刻薄的人说，有仇必报的鲁杰曾经大声嚷过，卢斯托将来一定由他送终。这话从一个医生嘴里说出来，作

① 大革命后，凡流亡贵族及教会产业均由政府没收，陆续拍卖，价钱很便宜。

用跟炮弹一样。国民议会一撤销按察使代办的职位，卢斯托便离开伊苏屯，从此没有再来。

卢斯托家搬走以后，鲁杰太太老是在奥勋太太身边消磨日子；奥勋太太是前任按察使代办的同胞姊妹，也是阿伽特的干娘，鲁杰太太的苦处只向她一个人诉说。因此关于美丽的鲁杰太太的事，伊苏屯人所知道的一星半点全得之于好心的奥勋太太，而且是在医生死后说的。

鲁杰太太一听到丈夫要送阿伽特去巴黎，就说：

“我从此看不见女儿了！”

老成的奥勋太太讲到这里，加上一句按语说：“唉！这话竟被她说中了。”

于是可怜的妈妈脸色黄得象木瓜。据说鲁杰有心用火慢慢儿烤她；看她神气，此话倒也并非虚谣。她的脓包儿子的态度叫受了冤枉的娘更加伤心。那家伙事事糊涂，父亲既不管教，或许还加以鼓励，所以儿子对娘应有的孝顺和规矩完全谈不到。冉-雅克·鲁杰长相象爷，并且象他坏的方面；而医生本人，无论品行相貌都已经不大体面了。

可爱的阿伽特到了台戈安家，对舅舅并不吉利。一个星期之内，或者应当说一句^①之内，因为那时已经宣布共和，富基埃-丹维尔^②凭着罗伯斯比尔一句话，把台戈安抓进监狱。台戈安先是不聪明，认为当时的大饥荒是出于虚构，又糊涂

① 法国于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宣布共和，新政中有一项是以一句（十日）代替一星期。

② 当时革命法庭的检察官。

透顶，相信真有什么言论自由，一边侍候主顾一边说出自己的意见。罗伯斯比尔住在一个木匠家里，木匠的女人杜勃莱替伟大的公民收拾屋子。也是台戈安活该倒霉，女公民^①杜勃莱偏偏照顾贝里佬的生意。她认为杂货店老板的想法侮辱了马克西米利安一世^②。她看了台戈安夫妻俩的生活本来就不顺眼，加上她是雅各宾俱乐部的信徒，常在群众法庭上一面打毛线一面听审，觉得台戈安女公民的姿色大有贵族意味；便把台戈安的议论搬给她的温和厚道的东家听，还添油加酱，把话说得更恶毒。杂货店老板的被捕是为了囤积，那是当时极普通的罪名。台戈安坐了牢，老婆便四下奔走营救。但她手段非常笨拙，向一般掌权的人说的话，在老于世故的人听来竟以为她有心要断送丈夫。台戈安太太认识内政部部长洛朗手下的一位秘书，也是以后几任内政部长的得力助手，姓勃里杜。勃里杜帮她活动，救杂货店老板。按说世界上总有些了不起的傻子，真正做到一清如水，所以那廉洁的科长决不向操台戈安生杀之权的人行贿，只求他们秉公办理！无奈要求那时的人秉公办理，等于要求他们让波旁王室复辟。吉伦特党的部长正和罗伯斯比尔明争暗斗，他对勃里杜说：

“你管什么闲事呀？”

老实的科长到处说情，到处听到那句冷酷的回答：“你管什么闲事呀？”勃里杜乖乖的劝台戈安太太安静下来；可是她

① 大革命时期废除先生太太的称呼，改称为公民与女公民。

② 罗伯斯比尔名马克西米利安，作者这里使用反讽的口吻称之为马克西米利安一世。